

苏州的韵味

文/冯宇琳

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，水巷小桥多。夜市卖菱藕，春船载绮罗。遥知未眠月，乡思在渔歌。”映入眼帘的苏州，目之所及皆充满着诗情画意，而烟雨迷蒙的苏州，更增添了几丝惆怅的美感。

踏着苏州城区古老的青石板路，环顾四周，“河街相邻，水陆并行，小桥流水，粉墙黛瓦”。苏州的人家，细腻才情，极富浪漫气息。一步一景，或大气灵动，或调皮别致，或有趣动人。春夏来临之时，倚窗而望，流水潺潺，绿树成荫，花繁叶茂，暗香浮动，真一幅江南好景。

你若换上一袭汉服，别一朵落红在发梢，娉娉婷婷地走在小桥上，桥下绵绵连连碧绿如翡翠的河水最喜偷偷觊觎你红妆正鲜，高髻侧垂的容颜。此时恰逢乌篷船“吱呀吱呀”地摇过小桥，船上的人儿不经意抬头与你相视一笑，似乎你也装饰了别人的梦了。

众人皆对大名鼎鼎的拙政园趋之若鹜，而我却觉得苏州古镇的园林景色与之相比，平添了许多人间的意趣。对同里古镇的好奇，缘因余秋雨先生在《江南小镇》中写道：“周庄对于我，是乐于参观而不会想到要长久驻足的，而同里却一见面就产生一种要在这里觅房安居的奇怪心愿。”

置身同里古镇的园林里，昔日的繁华依稀可见，院子里的一草一木皆是主人的生活写照。一湖碧水环绕其中，湖中心的船舶上摆放着古筝，亭台阁楼上点缀着棋盘。湖水勾勒出曲折迂回的长廊，长廊的尽头是八巧玲珑的假山，假山旁栽着几棵盘根交错的老树，老树的枝桠攀上昏昏欲睡的葡萄架，葡萄架旁是一片婆娑竹影，风慢慢地摇着，院子里的阳光被滤成碎片散落了一地。入夜，明月当空，一把古筝一壶酒，清风徐来吹皱一池春水，若携上三五知己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

流连在古镇大大小小的园林中，看着这古树，古井，古桥，我仿佛有一种时光倒流穿越前朝的恍惚感——擦身而过的那位女子，手捧珍珠塔送给上京赶考的情郎，情郎一步三回头，女子已泪涟涟，女子正是这户人家的小姐。

翠娥，而这情郎乃是日后高中状元的方卿，珍珠塔的故事流传至今，唯美而圆满。

苏州从前大户人家的园林里面几乎都搭建了戏台，也许是这里的主人骨子里都流淌着对昆曲的热爱。《桃花扇》《南柯记》《长生殿》《玉簪记》《奇双会》……一出出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故事带着我们沉浸在时光中嬉笑怒骂。悠扬绵远的唱腔，腾挪灵动的身姿，古琴配乐的默契，昆曲曼妙的音调描绘出一幅幅时光旖旎，浮生缱绻的画卷。偶路过一个戏台，恰逢两位小戏迷，年方十五六，唱起了一段《牡丹亭》。情不自禁驻足聆听，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沉醉在夕阳的余晖中我久久不愿离去。

清《吴县志》记载，乾隆南巡，在苏州行宫召王周士御前弹唱，赐七品冠带随驾回京。行至苏州，你当然得细品一曲评弹，亲身感受这份余音绕梁的魅力。演员自弹自唱，一人分饰多角，唱词软糯可人，千回百转如雨润万物，如风抚竹林，让人如痴如醉。

“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。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”指尖拨弄之间，说虚弹唱如行云流水般丝滑，琵琶声与吴侬软语的唱词相得益彰，酥软在你骨子里，迷醉在你心弦上。

投稿征集

时光走得飞快，文字的笔划依然在流光里定格着我们的喜怒哀乐。

在这里，记下生活，记下时光，记下记忆与梦想，也记下写写划划的兴味吧。

本版欢迎长期投稿。

稿件题材不限，以反映苏州人文、生活为主。感情真挚，内容鲜活真实，言之有物。稿件篇幅千字以内。

同时，本报欢迎优秀书法、摄影、诗词、绘画等形式的投稿。

投稿方式：1、发邮箱：dsbwq@163.com；2、邮寄：竹辉路298号苏州广播电视台报社编辑部收；3、微信上传：关注看壹周微信公众号，通过留言上传作品。

无论通过哪种方式投稿，都请留下详细联系方式，便于敬奉稿酬。



看壹周官方微信

花·花·世·界

花开百日红

文/叶正亭

盛夏绿遮眼，此花红满堂。

——宋·王十朋

二十五年前，我在太湖边学驾驶。那时候，学开车都用小卡车，爬上爬下很辛苦。在训练场上学移库、倒车之类后，我要到太湖边实地训练了。天好热！却让我记住了给我们带来荫凉的行道树——紫薇花开。

紫薇是夏秋时节重要的观花树种。盛夏时节，连着“秋老虎”，很多花儿都歇夏去了，却有紫薇，不畏酷暑，不怕暴晒，保持常态：叶绿花开，花开宜人。有诗云：独占芳菲当夏景。其实，还远不只是夏景，紫薇的花期很长，从夏开到秋，故人们称它远不止“百日红”“满堂红”。

紫薇为落叶乔木，树高可达3米，树皮特别有趣，干皮灰杆，古朴光洁，有人以为紫薇无皮，其实只是树皮特殊，树杆平滑细腻，用手指轻轻滑动树杆，树梢就会颤动不已，仿佛因怕痒痒而全树颤抖，因此，紫薇又被人戏称为“痒痒树”，确有“风轻徐弄影”之风趣。紫薇的小枝近乎四棱，有丝状剥裂。芽互生，叶椭圆，平滑无毛，叶片近乎无柄。花多色，有红、粉、白、蓝等。花开都在枝头，排成顶生圆锥花序，花苞似一颗颗大珍珠。花绽开，其实单朵花并不很美，花瓣很薄、起皱，有点类似从前做花圈用的花色褶皱纸。每朵花中间都有黄色花蕊，让人知道这是一朵独立的花。花后有果，重又回到花苞时，是一个个椭圆形小球，内藏种子无数。紫薇单朵花并不十分好看，但她开花成团，即很多花一齐开放，形成了一个个花球，又花开在枝头。一阵风过，紫薇花随风起舞，给平静的暑夏平添了动感与乐趣，观紫薇，是一种动感之美。

紫薇在中国已有千年以上的栽培史，也为历代文人所吟诵。唐代白居易有诗：独坐黄昏谁作伴，紫薇花对紫薇郎。宋代王十朋的诗句：自惭终日对，岂是紫薇郎。南宋杨万里的诗句：似痴如醉弱还佳，露压风欺分外斜。

紫薇不仅树型美，花开动人，而且生命力顽强，适应性极强，是名副其实的“长寿花树”。昆明有两株古紫薇，据说是明代万历年间所植。成都也有多株明代时的古桩紫薇。苏州更有一株600年树龄的古桩紫薇，就在怡园内。湖北恩施有一株200年的紫薇，树高竟达16米，胸径1.2米，堪称紫薇王了。

紫薇性喜阳和温暖气候，亦有一定的耐寒性，江南完全可露地过冬。她更喜排水良好的土壤，比较耐旱，最怕水淹。冬季需要施肥，夏秋方能花开得好。施肥则复合肥即可。

虽然单朵紫薇并不美，但她花开成团，花团成景，所谓“花团锦簇”是也！所以我把紫薇之美理解为抱团之美、团队精神，深深地爱着它。每年紫薇盛花时，我都要去周老师在昆山的花木基地剪些花枝回家，合插于一个黑色的大理石纹的大花瓶中。哇！五颜六色的紫薇在一起，争奇斗艳，完全构成了一幅油画。

去年，苏州农院相城基地里，老师们培育出了带香的紫薇，送了我两小株，可惜今年并未开花，至于这紫薇花是否真的有香味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

潘裕果治印

